



■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袁远



老龄化社会逼近

中国探索养老新出路

莉莉(化名)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,留下妈妈一个人,在甘肃老家一个贫穷的村庄里艰难度日。刚满60岁的莉莉妈妈是个名副其实的留守老人,她的3个孩子都在外地打工,只有过年时才能得以短暂团聚。莉莉的爸爸在2010年农历小年那天发生了车祸,在用摩托车载客的途中从村里的土桥上掉了下去,摩托车把手牢牢地插到莉莉爸爸的胃里。救护车来了后,医生都没让人把他抬上车,就招呼莉莉的家人将其抬回家直接办后事。

莉莉妈妈在丈夫去世以后,精神也崩溃了。她从来没有出过所住的村子,一直依靠莉莉爸爸生前种的几亩地维持生计。可现在,因为受严重妇科疾病和手掌上纤维瘤的困扰,莉莉妈妈无力再料理那几亩地了,也就失去了生活的保障。几个子女虽然都已成年,但都只身漂泊在外。莉莉的爷爷常常看着神情恍惚的儿媳叹气,担心以后的生活会无依无靠。

莉莉对记者说,村里考虑到她家的现实困难,过年的时候给了她

妈妈大约1万元的补助。因为这钱“师出无名”,既不能叫养老金,也不算意外保险金,只能姑且被称作抚恤金。微薄的抚恤金却惹来村里议论纷纷,大家既同情她家的遭遇,却又对这笔飞来“横财”眼红心跳。究竟该怎么堵住村民不服气的嘴,同时又能长期保障莉莉妈妈和爷爷的基本生活,让这些留守老人得到细致周到的生活照料,让村干部伤透了脑筋。

发愁的,岂止是莉莉村里的村干部?

现状:中国养老之殇

在中国,像莉莉妈妈和爷爷这种丧失劳动能力,甚至需要有人照料的老人很多。但目前,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却普遍存在模式单一、投入不足、设施较少、服务不够多样、专业服务人员缺乏等问题。

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,2010年,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.776亿,占总人口的13.26%。据预测,2030年,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2.48亿,2050年将达4.37亿,届时,老年人口的比重将占总人口的31.2%,也就是说,每3到4个人当中,就会有1位是老年人。联合国将“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0%,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%”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。据此,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。

中国是崇尚儒家文化的国家,长期以来形成了家庭

养老的传统模式,养儿防老、家长主导、几代同堂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。选择家庭养老的老年人生活在家庭中,更加熟悉和自由,经济上也比较划算,家庭养老的社会硬件设施成本几乎为零。

但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,工作负担加重,家庭养老的人力成本剧增,一般家庭难以承受,赡养者疲惫不堪;加上“421型”家庭增多、“空巢家庭”出现,家庭养老这一传统养老方式遇到了空前的挑战。

根据民政部提供的数据,目前,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人,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%。以福建省为例,福建农村“空巢老人”占32.4%,城市“空巢老人”仅占18.61%。农村“空巢老人”的规模比城市发展更为快速、情况更为复杂,随之带来的养老问题也更为突出。

探索:尝试模式移植

如何将其他国家解决养老问题的成功经验借鉴到中国?模式“移植”的过程会不会遭遇“中国国情”带来的尴尬?对此,卡罗对记者表示:“目前,我们正在联合中国老年学学会下属的养老与护理专业委员会,先在北京条件较好的大型养老院进行试点,对他们的护理人员进行培训,再对下一级社区型护理机构做培训。当然,任何国外的经验都不可能完全移植到中国来。我们总是针对具体问题,和中方机构重新制定培训计划。”

卡罗举例说,比如中国的护工有初、中、高等级之分,而中国的等级和意大利的同等级并不一定可以匹配;还有翻译问题,意汉词典中没有护理行业的专业词典,这也给把意大利经验介绍到中国带来难度;同时,不同国家老年人的病症发病率不同,还需要专门针对中国老年人的常见疾病重新制定培训计划。

“即使作为研究课题,学者们也需要专门研究3年至5年,而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培训收

集信息,再不断更新我们的课程,使我们的培训更符合中国国情。”卡罗说。

眼下,中国国内许多地方按照以居家养老为主、机构养老为补充、日间照料和公寓性养老为外延的思路,构建养老体系,但普遍存在投入不足、设施较少、服务不够多样、专业服务人员缺乏等问题,尚待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,广泛探索各种形式的服务模式。

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对记者说,对于居家养老,政府在加大投入为老年人兴建社区健身活动场所的基础上,还应重点建设护理型的养老机构,为失能、半失能老人提供服务;进一步完善老年家庭的扶持政策,完善家庭养老服务功能,比如对老年人住所进行楼梯、门槛的无障碍改造,建设老年宜家居家庭环境;建设代际亲情住宅,鼓励老年人跟子女、孙子共同居住,同时,也要营造尊老爱老敬老的社会氛围,特别要让新一代老年人积极面对社会、面对未来,增强融入社会、参与社会的能力。

求解:借鉴他国经验

意大利蒙塞拉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卡罗·因波扎诺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老年人口面临的困境,目前正致力于用意大利模式寻求中国养老难题的解决之道。

卡罗说:“人口老龄化对世界各国政府来说都是个难题。中国就如同当年的意大利,城市化进程冲击了原先传统的家庭结构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家庭,而大部分老年人则留在家中守候家园,也因此缺乏照料。很多生活仍然可以自理的老年人被送进了政府的养老院,也加重了社会负担。”

卡罗还向记者介绍了意大利先进的养老模式。据介绍,意大利的养老事业不是由国家统一管理执行,而是下放到每个大区。伦巴第大区提倡居家养老,它的养老模式曾被评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养老模式——除非真正生活不能自理,政府鼓励老年人和子女一起生活在家庭中,而不是早早地将老年人推向社会。政府对家庭实行经济补贴,也会由社区型养老机构对老人提供子女不在家时的日间照料。“这个模式在意大利很受欢迎,意大利人和中国人一样,家庭观念重,有尊老爱幼的传统,三世、四世同堂的家庭也不少。政府还定期给老人的子女以及日间照料老人的护理员做培训,告诉他们如何关心老人,如何处理紧急情况,如何照料患轻度老年痴呆症的人等等。”卡罗说。

卡罗告诉记者,这种居家养老的模式,不仅可以让老人在家庭中享受到亲情和温暖,摆脱独处的孤独感,还能减少政府开支,让政府把有限的资金用来为不能自理的老人(占比低于老人总数的10%)建立专门的养老院,同时还能调动社区和非政府组织(NGO)的社会力量,共同解决养老问题。

不过,由于有经济实力的支撑和居家形态诸多方面的因素,欧美发达国家养老政策的共同之处是依赖社会养老功能;在社会保障体制中,老年人被赋予了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;在福利设施、服务体系以及居住环境等方面,针对老年人的生理情况,采用不同层次、不同类别进行设计。以美国为例,老年人的居住设施大致分为5类:独立式住宅、老年公寓、养老院、护理院、老年养生社区,每一类辅以相应的服务管理体制。

世界上较早进入“银发”时代的国家——英国,对老年人则采取社区照顾的模式,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效。社区照顾除了为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物质支援(提供食物、安装设施、减免税收等),还为老人提供心理支持(治病、护理、传授养生之道等)和整体关怀(改善生活环境、发动周围资源予以支持等),比如安排保健医生上门为老年人看病,免处方费;保健访问者上门为老年人传授养生之道,如保暖、防止瘫痪、营养及帮助老年人预防疾病;由政府出资兴办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社区活动中心,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娱乐、社交的场所,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则由中心定期派专车接送;同时,为帮助老年人摆脱孤独,促进心智健康,适当增加老年人的收入,社区为老年人提供力所能及的钟点场所——老年人工作室。

亚洲国家中,日本、新加坡等也逐步进入了老年型国家之列。因为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,这些国家一方面汲取了西方社会福利养老的特点,充分赋予老年人优厚的社保;另一方面,基于传统东方家庭观念的延续,它们还致力于开发家庭养老的功能,如提倡和鼓励“多代同居”,建设两代居集合住宅和多代同堂组屋等。

障碍:体制影响投资

记者了解到,当前,中国的居家养老资金不足、专业护工缺乏的问题最严峻。对此,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刚义建议,地方政府每年一定要把居家养老专项资金列入财政拨款之中,也可以通过发放老年福利彩票的方式募集资金;社区可以接受企业、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捐赠,也可以出租社区闲置的房产资源用作公共基金;此外,可让老年人以房产作抵押,在世时享受免费养护,去世后由社区收回其房产变卖,实行“以房养老”;还可以邀请成功人士赞助,多渠道筹集服务资金。

也有专家认为,眼下的护工大多是下岗职工,他们的素质、技能普遍偏低,且受观念影响并不认为这是一项长久工作,致使其队伍难以稳定。同时,他们大多是帮助老年人做家务和一些简单护理,其实老年人更渴望的是情感方面的慰藉、精神健康方面的沟通,但这又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。对此,国内社会学者建议借鉴国外义工制度——社区为中青年志愿者和学生活动提供平台,为每个志愿者建立档案,

作为他们以后升学、奖励等方面的依据;提倡街道建立以社会援助为主要内容、为困难老人提供公益服务的机制,组成志愿者队伍;高校开设相应的老年学专业,地方民政部门从高校招录专业服务人员,以培养从事老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专门人才。

中国养老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,相关政策和制度还不完善,尽管眼下社会资金投入养老事业的积极性较高,但也遭遇到一些体制上的障碍,致使许多投资意向搁浅、不少民间资金还在犹豫观望。一些地方民政局负责人反映,近两年,经常有私营企业前来咨询洽谈,投资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很高,但普遍面临审批难题。

眼下,中国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较落后,高端营利性养老产业还在观望。有识之士建议,各地应该把养老产业发展列入政府议事日程,形成党政主导、民政牵头、部门协作、社会参与的养老工作格局,应从政策上促进民办与公办福利养老机构公平竞争,扶持高端盈利养老服务发展成新兴产业。

